

妖媚的曼陀罗

何初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一位是多情温柔的泰国美少女，将妖媚的白色曼陀罗花视作清纯圣洁的象征，也将它作为自己的化身。另一位是铁骨铮铮的香港缉毒警官。这一对俊男美女，在英国留学时邂逅相逢，互生情愫，毕业后鸿雁不断，感情日炽。后来，关峻山奉命前往泰国，与泰国警方联手，追缉“鼬鼠”贩毒集团的首犯，经过重重波折，发现那首犯竟然是自己的爱妻芭拉。在情与法的痛苦选择中，关峻山还是以法为重，设置陷阱，要将妻子诱骗到香港抓捕归案；岂料，他自己反而跌落对方设置的重重陷阱之中。情与法的碰撞，迸出的是电光石火，发人深省；情与爱的交织，编成了缠绵悱恻的网，令人扼腕兴叹。

目 录

一	维港截毒艇.....	(1)
二	水落石不出.....	(16)
三	追踪往泰国.....	(22)
四	河中生死搏.....	(33)
五	初见曼陀罗.....	(44)
六	玉佛寺惩凶.....	(49)
七	雄心入虎穴.....	(66)
八	芭堤雅迷雾.....	(71)
九	爱河共沉浮.....	(87)
十	绿岛突围战.....	(107)
十一	热血染黄沙.....	(122)
十二	临行情殷殷.....	(134)
十三	机场再较量.....	(142)
十四	情侣会香港.....	(153)
十五	金钩钓恶鳖.....	(162)
十六	共结连理枝.....	(179)
十七	疑幻的蜜月.....	(185)
十八	暹罗湾揭秘.....	(195)
十九	庐山真面目.....	(210)
二十	谁是大毒梟.....	(219)

二十一	泰港双簧戏.....	(239)
二十二	骨肉巧相逢.....	(247)
二十三	妙计设陷阱.....	(255)
二十四	迷局多变幻.....	(268)
二十五	海湾痛别离.....	(285)
二十六	英雄变囚犯.....	(294)
二十七	恨了情未了.....	(302)

一 维港截毒艇

阿波罗太阳神，经过一天的劳累，坠落在西薄寮海峡的水平面。

夜之女神，披着神秘的面纱，飘临到扯旗山上。八十年代的夜香港，已是灯光璀璨与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。弥敦道上的招牌灯箱争辉斗丽，撩人眼目。尖沙咀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上，霓虹灯以各式图案复盖外墙，闪烁媚人，惹人遐思。摩天大楼上的灯光更像永不殒灭的星星。世界各国最华贵的房车、跑车衔尾相随，川流不息。红色的车尾灯，汇成了一条条红色的河流，泻向香港的每一个角落。

中环天星码头。

在一艘大船浓黑的阴影里，停泊着一艘摩托快艇。艇上五个人，全都是皇家警察的装束，腰间别着英制“白朗宁”手枪。个个凝神屏息，眼睛像雷达一样，在维多利亚港海面来回扫巡。

站在艇首的那一位，长得英俊潇洒，国字脸上，浓眉似剑，眼睛闪烁着睿智与英锐的芒彩，他就是香港缉毒总署的警长关峻山。

近日，香港缉毒总署接到了线报，泰国“鼬鼠”贩毒集团有一批货在今夜将运抵香港。

今天下午，总警司刘锴把关峻山和另一位警长邹自强叫到了密室，布置任务：今晚将有一艘白色游艇借出海兜风之机，接应“鼬鼠”贩毒集团，把毒品偷运进来。

为此，总警司刘锴作了部署：关峻山带一艘摩托快艇埋伏在

香港岛中环这边的暗角。邹自强警长率另一艘摩托快艇静伏在九龙尖沙咀钟楼附近的码头，一有动静，南北夹击，务求把贩毒分子人赃并获。

关峻山他们在天星码头附近已经静候了三个多小时了，却仍未见有什么动静。

天空月色迷蒙，星光稀落。

香港，有人誉她为东方之珠，有人称她为万国商埠。

夜香港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人们正在金钱与色欲的海洋里升降沉浮。

维多利亚港黑油油的海水泛着点点鳞光。

关峻山抬头望去，对面的香格里拉大酒店、丽晶酒店、富豪酒店等建筑物灯光灿烂，海面上摇曳着一道道色彩斑斓的灯光倒影。

海风，把不知出自何处的靡靡之音吹送过来，有时是热烈野放得近乎疯狂的劲歌，有时是缠绵悱恻带有伤感的恋曲。

有不少游艇及其它船只在维多利亚港来往穿梭，出出入入，但并没有关峻山他们要猎狩的白色游艇。

夜，逐渐深了，海面往来的船只逐渐少了。

海风越吹越猛，波涛也越涌越高。

有的警员毛躁了：“是不是线报失灵，让我们今夜白等一场呀。”

有的警员说：“可能那只‘鼬鼠’太狡猾了，变更了交货的地点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关峻山摆了摆手，从以往的几次破案的切身体会，知总警司刘锴所掌握的线报都是确凿的。他更是言必行，行必果的。

“报告关警长，目标出现了。”拿着夜视望远镜的警员李威兴奋地说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关峻山把手一摊。

李威把夜视望远镜递了过去。

关峻山把夜视望远镜贴到眼框上，向维多利亚港西边望去。

透过沉沉夜幕，果然看到一个小白点从港湾外的水域朝这边驶来，并且越来越近。

“哼，鱼儿终于浮头了。”关峻山说着，将夜视望远镜还给李威，下令，“继续监视。”

李威：“是。”

关峻山拿起身上的专线对讲机，凑到嘴边，呼叫道：“总部，总部，目标白鼠出现，目标白鼠出现。”

虽已夜深，但总警司刘锴等人仍坐镇在香港缉毒总署本部。他通过对讲机与埋伏在港岛中环及九龙尖沙咀两艘摩托艇保持联系，今听到关峻山的呼号与报告，紧捏着下巴的右手松开，往下一掠，仿佛关峻山与邹自强就在身边，下令道：“你再通知第二行动小组，按原定方案，两面夹击！”

“是！”关峻山应道，转而呼叫，“二兄！二兄！”

在九龙尖沙咀那边蛰伏的警长邹自强通过专线对讲机回答：“二兄听到。”

关峻山：“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？”

邹自强警长：“没有，你们呢？”

关峻山：“我们在港湾西边水域发现白鼠，并且越来越近。”

邹自强警长：“你们有没有看错？”

关峻山：“不会看错，老板指示，按原定方案行动。”

邹自强警长：“知道。”

港岛与九龙西边码头的摩托艇，马上进入了戒备状态。

十多分钟以后，一艘白色游艇已进入了视程之内。

“出击！”关峻山向着对讲机大吼了一声。他这一声，既是向下属发令，又是通知港湾那边的邹自强警长。

摩托艇的发动机引擎“突、突”地响了几下，一加油，摩托艇昂起艇首，呼啸着，向白色游艇飞驶而去。

那一边，邹自强警长的摩托艇也从九龙那面的海边铲射而出。

那白色游艇，是荷兰阿鹿斯特丹高级游艇厂所产。里面一切设备，应有尽有，奢侈华贵。光是甲板上一条包金的船舷护栏，就要香港的工薪一族苦干好几辈子。

白色游艇上的小厅里，壁灯柔和，气氛温馨。美国“狮龙”镭射音响轻轻播放着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创作的《蓝色多瑙河》。

波斯地毯上的小酒巴里，有位身穿花格衬衣的青年正拿着高脚水晶酒杯，轻呷慢饮着琥珀色的法国“路易十三”白兰地。他面前有一位穿着三点式泳衣的金发女郎在表演法兰西舞蹈，媚态百出。

这青年，名叫劳锦华。其父乃香港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，又是立法局议员。那金发女郎是他的情妇凯丝。

就在劳锦华痴痴迷迷之时，小厅的门“呼”地推开，随着灌进的海风，他的随从九叔卷了进来。

劳锦华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九叔，风风火火，有什么事？”

九叔面带惊惶：“少爷，不好了。北边有摩托艇向我们快速驶来，从望远镜可看出，这是警方的快艇。”

劳锦华指令：“我们改向南方驶去。”

九叔：“不行，南边也有一艘警方的快艇紧逼而来。”

劳锦华白皙的脸蛋微微地抽搐了一下：“呵，看来警方是两路夹击。”

九叔：“是呀。”

劳锦华：“是谁走漏了风声？”

九叔：“不知道。”

劳锦华手捏下巴，眼睛凝定思索。

九叔焦急地催促：“事急燃眉，该怎么办？”

劳锦华：“把车开大，向前直进！”他所讲的“车”，就是指机器的马力。

九叔应了一声，旋即推开了小厅的门，走向驾驶室。

白色游艇随着马达的轰鸣，怒吼狂叫，向前窜逃。

关峻山见状，即与邹自强警长联系。

两艘摩托艇，似出弦利箭，劈波斩浪，飞射而去。

警方的摩托艇毕竟体积小，重量轻，马力大，追了约五分钟，关峻山的摩托艇已经超过了白色游艇，一个回旋，横在白色游艇的正前方。

关峻山通过大功率的扬声器，下令道：“白色游艇，停机待查！”

劳锦华从小厅舷窗早已看到了警方的摩托艇横亘拦截，不加理会，反而对九叔道：“向前直冲，撞沉摩托艇！”

九叔脸有悻色，没有动作。

劳锦华：“有我坐镇，你惊什么！”

九叔仍在犹豫：“这……”

劳锦华发火：“还不快加大马力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九叔一咬牙关，把定舵盘，加大马力。

白色游艇声音变成了怒吼，倚仗着艇高船大，似小山般向摩托艇迎面压了过去。

关峻山见状不妙，高叫一声：“转左舵！”
摩托艇把艇首一摆，似精灵般滑过。

随着鼓荡逼人的江风涛声，白色游艇离摩托艇不到一米的地方倾压而过。

摩托艇左右剧烈摇摆，如果驾艇的警员不是技术高超的老手，摩托艇就要翻侧沉没。

波涛如山，“哗啦”地扑到了关峻山等人的身上，警员们全都变成了落汤鸡。

关峻山大怒，通过扬声器再度勒令白色游艇停机；但是劳锦华仍然不予理会，指挥白色游艇继续逃窜。

关峻山叫警员把摩托艇加速追赶，很快又开到了白色游艇的正前方。

用扬声器叫了几次，无效之后，关峻山从腰间拔出了白朗宁手枪，朝天“砰、砰”开了两枪，以作警告。

但那白色游艇仍是置之不理，疯狂前驶。

关峻山怒不可遏，举枪朝白色游艇的驾驶室射去。

“哎唷！”白色游艇的掌舵手痛叫了一声。

这两枪，射穿了驾驶室的玻璃，一枪击在驾驶盘上，一枪射中了掌舵人握盘的手指。

掌舵人低头望着血淋淋的手指，正所谓十指连心，痛得他呲牙咧嘴、眼冒金星，怎还能把掌舵盘呢？

白色游艇怪叫了一声，停了“车”，靠惯性向前冲了十多米，在原地团团打转了一会，动不了。

关峻山的摩托艇首先靠近白色游艇。

警员们俱拔出了手枪，如猎豹跃涧，纵身跳了上去。

随之，邹自强警长的摩托艇亦靠了上来，一行人也相继跃上了白色游艇。

面对着剑拔弩张的场面，有一位满头金发、眼珠碧蓝的女人早就吓得缩在酒吧后面颤抖打摆，她就是劳锦华的情妇“金丝猫”凯丝。而见惯大场面的劳锦华却不慌不忙，放下酒杯，慢吞吞地从小厅里走出来。

劳锦华轻蔑地：“喂，喂，你们这班人，谁是头儿？”

关峻山挺前一步：“我是。”

劳锦华明知故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关峻山左手掏出了蓝色派司，扬了扬：“香港缉毒总署警察。”

劳锦华：“啊，我以为是香港总督驾临，原来是当差佬。”

关峻山声音严厉，质问道：“我们喝令停机检查，你们为什么不停机？”

“风紧浪大，我什么也听不见。”劳锦华摆了摆手，再转头问九叔，“你们听见没有？”

九叔晃着脑瓜：“听不到。”

关峻山：“我们鸣枪警告呢？”

劳锦华：“我们也是听不见呀。”

关峻山：“那么，我们的快艇横在前路，你们怎么还要用游艇来撞我们的艇呢？”

劳锦华指了指黑沉沉的海天，一本正经地：“海面那么黑，你们的摩托艇那么小，谁看得见呢？”

九叔也帮腔道：“是呀，我们不过是按着原定的路线直驶罢了。”

关峻山见他们如此放泼，生气地：“事实面前，你们还百般抵赖！”

“我们并非抵赖，而是实话实说，”劳锦华睨视着关峻山，“你们强行登船，要干什么？”

关峻山：“搜查！”

劳锦华泰然地：“我们是如假包换的良民百姓，有什么值得你们搜查的呢？”

关峻山一针见血：“我们怀疑你的游艇上藏有毒品。”

“毒品？”劳锦华仰首向天，哈哈大笑，“我活到近三十岁，连毒品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亲眼见过哩。”

关峻山冷冷地说：“你别装蒜，有没有毒品要搜查过才知晓。”

劳锦华：“你们一定要搜？”

关峻山：“当然！”

劳锦华举起拳头，扬了扬，脸色涨红，道：“我抗议！你们无端端搜查我的游艇，是侵犯我的人权，我要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你们！”

这时，邹自强警长把关峻山拉到了一旁，小声地说：“峻山，这个人不好惹呀。”

关峻山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邹自强点点头：“认识。他是有大靠山的。”

关峻山：“有什么大靠山？”

邹自强：“他叫劳锦华，跟我同住在铜锣湾的海涛花园。他父亲是好几间跨国公司的董事长，又是立法局议员哩。”

关峻山：“啊，所以他就有恃无恐，如此傲慢。”

邹自强：“对这样的通天人物，我们还是少惹为上，免致羊

肉未食反惹得一身骚气。”

关峻山：“不，这样的恶人倒要惩治他。”

邹自强：“我是怕所掌握的情报不准确。”

关峻山满有信心：“不会的，刘锴总警司接到的线报准不会错的。”言罢，朝自己的手下挥了挥手，“分头搜！”

“是！”警员们应声以后，立即分头行动。

邹自强警长见关峻山的人动手，怕失去了机会，也向他的下属施令：“搜！”

尽管劳锦华抗议的声音不断，但警员们仍分头在游艇上去搜查。

白色游艇虽然豪华无比，但毕竟是弹丸之地，不消二十分钟，十多位警员已经用卷地毯的方式来回搜查了两遍。

“报告，没有发现毒品。”

“报告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”

关峻山站在甲板之上，听下属警员接二连三的报告，心中像系上了铅坠似的一直往下沉：今夜怎么会无功而返呢？

那一边，邹自强警长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。

邹自强走到关峻山身边，小声地说：“老鼠尾巴那么小的地方，搜来搜去也再难搜出什么来了。”

“不！”关峻山仍然要坚持再搜。

劳锦华冷冷地瞅着关峻山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今见他们一无所获，嘴角一翘，挖苦道：“你们这些差佬，打劫银行金铺的坏人不去抓，反而想欺压我们这些一等良民。看，现在不是捉蛇入屁股眼了吗？识趣者快快离开，我们就此罢了；不然，我真的要告到法院去。”

面对劳锦华的气焰如此嚣张，邹自强警长像被人抓住了尾巴，小声地向关峻山道：“咳，我刚才忠言劝告，你却当作耳边风。看，现在大家两手空空，我看还是撤离算了。”

关峻山双眼凝定，望着水与天都是黑茫茫一片的海湾，呆立着。

海风，带着涛声吹拂着他的脸。

俄顷，关峻山把左手往下一甩，铁定地说：“不，我们要再细心重搜一遍。”

邹自强不满地：“还要搜？”

“是。”关峻山说罢，亲自带着两位警员，先从小厅搜起，小酒吧、储物柜、食品烘炉，又到各个小房间，抽水马桶，再搜到了机房。

关峻山在机房悠悠转转，此时，邹自强也下到了机房，调侃地：“关警长，搜到了确凿的罪证没有？”

关峻山：“还没有。”

邹自强用手指了指机房的机器：“你看，这些都是破铜烂铁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”

随尾来到机房的九叔也讥讽道：“大警长，你这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好回去请功。”

关峻山对于这些冷嘲热讽，并不理会，目光从一件机器跳到了另一件机器上面，脑瓜却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疑问：“这件机器里面能藏匿毒品吗？”

逐渐，关峻山的视线落到了一隅的油箱上。

这油箱，比他所见过的游艇油箱略大了一些，漆着天蓝色的油漆，盖子上挂着一把铜质大锁。

关峻山的心被触动了一下，沉思片刻，他蓦然回头转身，以

犀利的目光盯住九叔。

就在一瞬间，他发觉九叔脸上的肌肉猛然抖了抖。一缕异芒在九叔的瞳仁上稍纵即逝。关峻山的警觉性特高，立即敏锐地判断出：这是一缕惶恐的光芒，尽管对方强行装得非常镇静，于是，指了指油箱，向九叔道：“请你协助一下，打开油箱盖上的大铜锁。”

九叔表面尽量装得若无其事，但声音仍掩饰不住那有如风中游丝般的颤抖：“这是个普通的油箱，也要查？”

关峻山铁定地：“不错”

九叔没好气地：“咳，顾名思义，油箱装的是油，有什么好查的。”

关峻山叱令道：“少废话！快把油箱打开！”

“这……”九叔见关峻山这般严厉，向管机器的那位小胡子说，“阿贵，这大铜锁的钥匙呢？”

小胡子在身上的口袋里胡捏了好一会，然后双手往外一摊，说：“今天加完油后，我回家去换衣服，钥匙却漏在家里了。”

关峻山目光如剑盯住他：“真的漏在家里？”

小胡子强作口硬：“真的。”

关峻山向手下的警员道：“把锁砸开。”

警员应声后，走到那边，拿起了大扳手，“当、当”地敲了七八下，将那大铜锁砸烂了。

警员扔掉了烂铜锁，揭开了油箱盖，从身上取出了强力小电筒，从盖洞照射下去，观察了一会，无奈地盖上了油箱盖，然后返回关峻山的面前：“关警长，箱里面确实是装满了油，没有别的东西。”

关峻山还未作回答，九叔已插上话来：“我不早就讲过，你

们这是没事找事干。”

邹自强警长用手拍了拍关峻山的肩膊，揶揄说：“常言道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现在已经到了黄河，也该死了心吧。”

关峻山蹙起浓眉放松，自有主张。他从警员手中取过小电筒，走到油箱前，再度掀开了油箱盖，探身过去，把小电筒从油箱口直照下去。

油箱里的液体泛着黄澄澄的油光。

关峻山已是心中有数，从旁边抄起一根二尺多长的铁枝，从洞盖插进油箱，从洞盖到底部处做了一个记号；再把铁枝抽出，贴着油箱外壳的比度。

哎，从外面量去，洞盖到底部了刚才足足多了近半尺的高度。

关峻山马上作出了判断：“这油箱里面有异物。”

邹自强警长：“不会吧。”

关峻山用手指着九叔：“会不会，你问一问他。”

此时此刻，九叔的脸上如被涂上了一层白垩，十分惨白。他的眼光不敢再与关峻山的目光接触，声音变得呐呐：“不……不会有……其它的东西的……”

关峻山见九叔仍是死鸡撑饭盖，向警员下令道：“把油箱里的东西起上来。”

两位警员协力，好不容易弄开了油箱盖，把手伸进油里。果然，从里面捞出八包用塑料膜密封好的长方形小包，看来足有四公斤重。

“白粉！”

关峻山用小刀把塑料膜刺穿，挑了一点点白色的粉末出来，用力嗅了嗅，再把粉末放到舌尖，舐了舐，吐了口唾液，更证实

了这看法。

面对着那排列在甲板上的八包毒品，九叔如同斗败了的公鸡耷垂着脑袋，不敢作声。

关峻山下令：“把船主带到这里来！”

“是。”片刻，警员把劳锦华推到了机房之内。

劳锦华看到九叔的这副神态，又望见甲板上被搜出的毒品，眼睛泛过了一道惊惶的光波，但他又马上镇静下来，装得懵懵然地说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关峻山见劳锦华在赃物面前还想耍赖，冷厉地说：“是怎么一回事，你自己心中最清楚。”

劳锦华耸了耸肩膀，摆了摆脑袋：“我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关峻山挖苦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。”

劳锦华仍然昂起了脑袋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关峻山：“这些毒品，是从你的游艇上搜出来的，你不能否认吧。”

劳锦华：“不否认。”

关峻山把脸一沉：“走私毒品的罪名，你是推脱不了的。”

劳锦华仍是语调强硬：“荒谬！你这种逻辑推理，是绝顶的荒谬！”

关峻山冷言似刀，反问道：“那么，你尚有何高见呢？”

劳锦华提高腔调，显得理直气壮：“如果这些毒品从我的游艇上搜出，我作为艇主就有罪；那么，我倒要问一问你，如果在飞机上搜查出毒品，是飞机公司的老板有罪，还是驾驶飞机的机长有罪，抑或是私带毒品的旅客有罪？”

劳锦华滔滔而出的歪理，倒是把关峻山塞得一时口哑。